

【第 23 屆臺大文學獎決審會議紀錄】——劇本組

時間：2021 年 5 月 26 日(週二)15:30~17:30

地點：Google Meet 線上會議

主席：劉柏正先生

評審：沈惠如、張啟豐、吳政翰先生

紀錄：陳有宜

整理校對：蔡佳軒

【決選作品】

編號	作品名稱
1	廁所
2	請出示手章
3	愛上光頭男人
4	霧中風景
5	鉛匣
6	我願意
7	開往七賢三路的小船
8	浮魚
9	Snowy
10	愛歐尼亞
11	大魏奸臣鍾士季
12	紙月亮

【整體閱評心得】

劉柏正：這是二十三屆臺大文學獎劇本組決賽會議，因為劇本組向來投稿數量不多，我們每年是直接進入決賽。這次決賽總共有十二篇作品，我們依照流程，先請三位評審老師分別聊聊整體閱讀的心得。麻煩惠如老師先請。

沈惠如：因為這十二篇直接進入決選，但有幾篇好像……格式上不是劇本的格式，我想問一下，這個部份我們需要篩選嗎？看其他兩位老師有沒有什麼想法？然後，我們是要勾選心目中前面幾名的嗎？是這樣子進行嗎？

劉柏正：那我先跟老師們報告獎項分配，決選的獎項分配是首獎、貳獎、參獎，再加上三名佳作，其實已經是劇本組十二篇投稿作品的一半了。當然，如果老師們覺得投稿作品不夠出色的話，有些獎項也是可以考慮從缺。我目前的想法是，第一輪投票的時候，我們先選出六篇作品，這樣我們就可以直接針對這六篇作品進行後續的討論，這也是一個方式。

張啟豐：請教主席，剛剛惠如老師提到「劇本格式」上的狀況，我想了解目前進入決選的十二篇，在收件當時是否已經進行形式上的審查？我所謂「形式上的審查」就是像剛剛惠如老師提到的，有沒有符合劇本的格式之類的。有或沒有都沒有關係，我只是想了解一下而已。

劉柏正：這個部分請助理佳軒說明一下。

蔡佳軒：向老師們報告，我們文學獎的簡章針對劇本組只有規定一萬五千字以內，現代或古典，以舞台劇展演的原創劇本，其他細節的格式方面沒有特別的限制，因此我們在收件的時候也沒有特別針對格式方面來做篩選。

張啟豐：謝謝。因為我看了簡章，劇本組除了字數之外，還有「限以舞台劇展演之現代或古典原創劇本」；換言之，如果說這篇劇本可以用舞台劇的形式演出，就符合簡章所規定的「劇本」了嗎？還是說，有沒有更詳細的、形式上的要求？

蔡佳軒：在收件這個階段，沒有更進一步的要求。

張啟豐：好的謝謝，了解。

劉柏正：那我們就請惠如老師繼續談一下閱讀的心得。

沈惠如：這十二篇讀下來，我發現有幾種題材滿常被提起，最多的是男女之間的感情。尤其是裡面有幾篇談到幾乎已經類似夫妻相聚，但是可能出現一些問題、一些感情困擾這樣的內容。不管是男女朋友也好、或者是夫妻也好，我覺得這幾篇通常在文字上以及內容的安排上，以及形式上都還滿具特色，尤其很精彩的是他們的對話。不只是情感的部分，像親情的部分，這裡面有幾篇我也覺得滿不錯，更有趣的是，我發現這十二篇裡面有很多比較朝向荒謬劇這樣的一個書寫模式，

呈現出人際關係或者是情緒現象這樣子的一種展現，我覺得滿特殊也滿精彩的。所以整體看下來，這十二件作品我覺得他們的水準算是都還不錯。另外有一篇算是傳統劇的，類似戲曲，有唱詞的部分，是講三國的故事，這篇當然在細節上，也許待會我們進入細部討論的時候可以再做說明，但我覺得同學做這樣的嘗試、而且已經寫到這樣的地步，我覺得滿精彩了。整體而言，我覺得這次作品程度上來說是滿整齊的。

劉柏正：謝謝惠如老師。那我們接下來請啟豐老師來分享一下。

張啟豐：各位委員大家好，我是第一次參與這一類的文學獎。就這一次的閱讀經驗而言，從形式上來講，有一些劇本很清楚地有一些相關的設定，比如說以兩個角色為主、在一個空間……因為這樣而開展出很多的辯證，其實是很有趣的，可以考驗劇作者在劇本編寫上的一些安排，甚至是功力。

二方面，我感覺到有關性別議題的劇本和比例，比如說跨性別、變性、同志之類的，應該就有四篇劇本，其實佔了三分之一，並不算低，很明顯在閱讀當中，對於劇作者所選擇的題材，印象頗為深刻。在形式方面，像惠如老師剛剛提到的，有一個比較屬於古典原創劇本，是戲曲劇本，而且是用歷史劇的形式呈現。其實這也可以凸顯創作者的企圖心，因為歷史劇真的不是那麼好寫；而且表現形式用得比較多元，滿特別的。所以總括來講，我覺得其實在十二篇劇本當中，創作者不管是臺詞也好，或是角色塑造也好，或是題材的選擇，甚至劇本的形式，都相當吸引人，其實在閱讀當中都相當享受，而且有些觀察非常細緻，這其實是很棒的。我先報告到這裡，謝謝。

劉柏正：謝謝啟豐老師。那我們最後請政翰老師分享閱評心得。

吳政翰：各位評審、各位助理們大家好，我的感想稍微有點不一樣。這是我第一次參與臺大文學獎的評選，所以我也在思考以往的標準或程度大概在哪。這次整體看下來，滿明顯可看到，有些作品有基本寫作的概念，有一半的作品相較生澀，甚至感覺上是第一次寫劇本。

如同剛剛惠如老師所提到的，這次的作品在議題上面，很多都觸及跟情感或性別相關的主題，對我來說，情感導向的作品除非寫得真的很深刻，不然有時議題、格局就會偏小。這點也是我自己在拉扯的地方，其實我本來不知道這個文學獎有字數的限制，若就這個限制來看，我就會更期待創作者如何以一個相較小品的框架去掌握形式和內容之間的平衡。以上是關於格局和主題方面的想法。

再來是關於可搬演性。有一些感覺起來停留在創作者實驗性的嘗試，或是創作者自己在思考上的嘗試，不見得能夠設想到實際搬演的情況。有些創作者可能已經有些基礎的編劇訓練，或平常就有在接觸劇場，所以作品的可搬演性可能稍高。除此之外，還包括角色建立、劇情建構，甚至更重要的是人物行動，這些都會是我思考這些劇本的標準。

不少劇本在對白經營上也有些共通的問題。比較不好的情況，就是常流於流水帳式；比較好的情況，可能會形成內容上的意見交流或立場辯證，但有時辯證過於繁複或過於停滯，反而會錯失了劇情開展的可能性，就會有點可惜。

最後，有關情感為重的劇本，常是情感先行，很容易陷入耽溺，會很危險，弄不好就會變成是創作者自己一廂情願的情感抒發。我簡單先講到這邊。

劉柏正：好，謝謝政翰老師。剛剛三位老師都有分別提到這十二篇作品他們在題材上面或在主題表達方面的一些傾向，以及作為劇本它的可搬演性等等，這也許也是需要考慮的重點。其實三位老師各自觀察、關懷的重心都有點不太一樣。我想我們接下來就進入投票階段。

【第一輪投票】

劉柏正：跟各位老師確認，是不是每位老師都先選出六篇，勾選六篇之後，我們再針對入選作品做討論？還有其他什麼想法我們也可以討論看看？

吳政翰：不好意思我想請問一下，一定得選六篇嗎？不足六篇可以嗎？

劉柏正：可以不足六篇。請老師選的時候也唸出篇名，這樣子助理比較好勾選。

（第一輪投票結果：〈廁所〉2票、〈請出示手章〉1票、〈愛上光頭男人〉1票、〈霧中風景〉3票、〈我願意〉1票、〈浮魚〉3票、〈Snowy〉1票、〈大魏奸臣鍾士季〉3票、〈紙月亮〉2票）

沈惠如：現在看起來有五篇共識度比較高，那其他的就是各有喜好。有沒有必要先決定要錄取幾篇？是五篇呢，還是說另外要再拉一篇進來？還是說不用？

劉柏正：如果讓程序簡化一點的話，五篇是起碼都有兩票以上，都可以進入到預選的名額裡面；而就像剛剛惠如老師所說，可能還有一篇有機會，那我們是不是先就一票的作品，看有沒有老師要在討論過程中幫他拉票，那最後這一票的作品，我們後續在「積分」會再作處理。那我們先就一票的作品來做討論。

【1票作品討論】

〈請出示手章〉

張啟豐：這篇其實情節滿單純的，就是一個從遊樂場出來的人要再進去，因為他們要蓋手章，所以手章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通行證據。但因為那個人沒有手章，所以產生了很多很多的爭辯，情節各位老師都知道。我覺得有趣的是在這個辯證過程當中，雖然針對同一個主題，但作者用不同的面向拉出來，他探討的方向是比較一致的；二方面呢，最後他終於可以進去遊樂場，雖然沒有手章，可是卻因

為證明他身分的那些資料使得他變成另外一個人，於是便產生了最後很爆炸性的結局。對於這篇劇本，我覺得雖然是小，但是他筆力比較集中在探討一件事情。其實，這篇劇本我是比較猶豫的，我將它跟第一篇的〈廁所〉、第九篇的〈Snowy〉放在一起比較，既然要六篇那我就選了這篇，但其實這三篇在我的選擇中是差不多一樣的，只不過說這篇劇本它篇幅比較小，主題比較單一，比較能夠不岔出、主脈不偏斜，最後我選這篇出來，雖然說他最後開槍動機好像不是很清楚，但就整個格式、形式上來講，其實是一篇筆力比較專注的作品。

沈惠如：其實這篇本來也在我要不要選入六篇第一個考慮的，一開始我有選這篇，後來看到其他篇再衡量之後，它變成第七篇了，所以其實如果它進來，我也贊成。這篇它很執著於……一個執著於手章，一個執著於名字，那這兩個人各自執著當中，雖然在剪票員很努力的求證之下解決了，瑪莎得以再入園，可是沒想到入園之後就發生了悲劇，我覺得它的後座力很強，就在最後那一幕，會讓你覺得前面所爭執的這些似乎好像都非常的荒謬，或是說大家在爭執的這些東西、瑪莎他入園的目的到底是什麼，會產生一些綺想跟連結。我覺得這篇作品其實是滿有後續跟餘韻的，所以這也是我在考慮他要不要進來的一篇作品。可是有個問題就是，像剛剛啟豐老師所講的，不是很清楚他的動機以及這兩個人的執著，尤其是剪票員，為什麼好像突然又會想辦法要解決這個問題，當然因為他的職責所在，一開始是很強硬地說不讓這個人進來，可是他突然又說欸我也想到可以有其他的方式啊之類的，就是在轉折上可能稍微生硬了一點。這大概是我對這篇的一個看法。

吳政翰：我在看這篇的時候不免會跟〈廁所〉對照，如同剛剛惠如老師所講的，我覺得它有個滿好的前提設定，也就是遊樂園的場地，滿少看到有劇本設定在遊樂園，氛圍很有趣。劇本建立出一種很歡愉的氛圍，漸漸爭執要不要讓主角瑪莎進去，最後演變成一段內在暴力的累積過程——這個構想是有趣的。只不過在劇情開展之下，這個剪票員跟瑪莎的對話過於瑣碎、過於繁複了，大概花了五六頁都停留在同一個層次的對話上面，而且如同惠如老師所說，這個剪票員本來很執著，然後一直忽然想到了別的方法，這對角色的建立來說有點牽強，特別是這些方法並不困難，不算巧思，那這樣一開始就可以想到了。有一些轉折我也沒有很懂，關於「黃威翔」跟「瑪莎」這兩個名字的辯證討論，有一點點模糊。以及最後的這個轉折，雖然非常戲劇性，但是由於沒有建立在前面的脈絡上，會顯得為轉而轉。那我也認同整篇劇本有種幽微清淡的感覺，甚至有一種小丑質感的荒謬感，但是這個荒謬感也會讓我進一步去想，藉由這個荒謬，作者想要讓我們去反思怎樣的議題，或者要刺穿這個社會的哪種面向，同時引導我們去思考——如果沒有的話，就會流於為荒謬而荒謬。

〈愛上光頭男人〉

張啟豐：這篇劇本其實我一開始讀，也覺得是很特別的一個形式，後來再讀，我反而覺得他可以有另外一種演出的可能性，而且我覺得他的題材選擇在目前一般的創作當中比較少見，非常直接地在劇本發展當中呈現出氣味、制服、光頭、虐戀等等這些關鍵詞，整個主題是相當清楚的，他的語詞、情節發展甚至是人物，也是緊縮的——比如以兩個人物為主。在這樣一個我覺得是很生猛有力的對話跟身體行動當中，把這樣的性慾——我覺得不一定有情慾——把這樣的性慾，把它作一個很完整的展現，最後又隔一個時空在美國，有這樣子不同的一個回望。算是一個小品，但是很特別，甚至是很有力道的小品。當中有一些場景，比如說SM的部分、味道的部分，描寫得都很明晰，特別是有關於味道的呈現或選擇，這些多是比較少見的。所以是從題材的特殊性以及它劇本當中一些關鍵的呈現，作為我著眼跟選擇的切入點。謝謝。

沈惠如：我相信這篇是爭議性比較大的一篇，一方面不只是內容，另一方面它呈現方式可能可以有多樣性……但我的想法是，雖然編劇它是要把「故事」說好，但編劇心中也應該要有一把尺，就是我這篇作品應該要如何呈現，那這篇作品我們比較看不到它希望表現的形式——雖然編劇不需要跨導演或者是其他的範圍，可是這篇會讓我覺得它可能還比較停留在說故事的階段，在形成劇本的過程當中可能還需要一些琢磨。但我相信這篇內容上來講確實是有很大的表現空間，如果有機會演出的話，它有可能是一個滿精采的作品，只是我還是覺得，形式上希望編劇有比較多的想法在裡面。這大概是我對這一篇的想法。

吳政翰：我的看法跟兩位老師很相近。就如同剛剛啟豐老師所說的，這篇劇本裡面關於味道的、慾望的，甚至廣義來說感官上面的呈現非常非常的細膩，甚至它可以在實驗劇場裡面有非常大的發揮空間，而且這樣的感官經驗跟外部的社會和體制形成很強烈的對照，但它的書寫形式卻是有點類小說的，某種程度上會想說適不適合放到戲劇的範疇內來談。不過，就二十一世紀的當代劇場來看，有些作品也會使用這種比較類似小說的語言，或者在小說語言跟戲劇語言之間不斷切換。但通常那種作品，劇作家掌握形式的火候要非常的高超以及精煉。目前這個作者，我不確定是有意識地想要往這個方向走，還是說投錯組。內容上我覺得很有趣，形式上離我理想中那種可以偏向小說的戲劇形式還有段差距；但不可否認，這篇作品若繼續發展下去或是重新梳理，會是滿有潛力的作品。只是這可能會回到一個問題，也是在面對「臺大文學獎」這樣的學生劇本比賽時，我在思考的主要問題：到底是要選擇有潛力的作品，還是相對來說完整度比較高的作品？

劉柏正：這部分等一下我們談積分的時候，可以給各位老師再做一些思考。我自己是作明清小說研究的，我自己看到這篇劇本的前兩場，也的確跟政翰老師有同樣的想法——欸？是不是投錯組——這樣的感覺。

〈我願意〉

沈惠如：這篇還滿有意思的是把劇本跟現實人生交融在一起，甚至編劇跟演員兩個身分——他們是男女朋友也好，離婚夫妻也罷——非常有意思地把身分跟工作的內容融合在一起。一開始我在看的時候，覺得這篇作品在切換地時候還滿明顯的，就是什麼地方在讀劇、什麼地方是他們自己本身的對話，但是到後來有的地方會有些模糊，甚至有的時候也有一些斷裂，比如說在劇本第七頁的這個地方：「大家都信他，我的人脈全都……我不敢相信」，下面女人就說：「放開我，你不去上班，但我要去。」這個地方中間似乎……在讀劇跟現實轉換當中漏掉了些什麼，會讓我覺得有些斷裂。當然最後我覺得比較震撼的是，她其實後半的作品是在講自己小時候的故事，也就是回答了男人當時詢問她說我又不知道你以前的事情，為什麼老拿那個來說我這樣子。所以在最後她確實是有一些讓人覺得震撼或是有些特殊效果的。所以當時我覺得說，要做這樣的設計不容易，一定是要經過一些琢磨，才能夠把中間的關係做這樣的串連。所以讀下來之後，我覺得作者他應該是一個有經驗的寫手，而且非常了解所謂戲劇，也對男女之間、夫妻之間細微的、對彼此的埋怨，轉折文字上的掌控，應該都滿熟悉，而且他自己在書寫的時候對這樣的相處經驗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才能夠寫出這樣的劇本。因為相對來說，後面好像也有一篇劇本類似這樣的狀況，可是就好像沒有那麼純熟，所以我有把這篇選進前面六名裡面的。以上是我的想法。

劉柏正：好，那我們請啟豐老師說說看對〈我願意〉這篇的想法。

張啟豐：這篇作品其實是一個非常穩當，可以說穩扎穩打，甚至中規中矩的一篇作品。怎麼說呢？他用戲劇或是劇本來比喻婚姻，可是很妙的是，劇作者安排這兩位讀劇者彼此真實關係是前夫前妻。這篇劇本裡面當然就是請君入甕，女生就請男生來幫她讀劇，其實是要藉由讀劇來試探——最後甚至是明示——婚姻復合的可能性。在這裡我覺得比較吸引我的，是用劇本劇作的虛構比喻實際真實的婚姻狀況，讀劇的演員又是劇中的角色，所以其實有很多重的虛實辯證，這部分創作者都抓得很緊；二方面其實我還滿喜歡的一點，就像剛剛惠如老師所提到的，我們一開始可能會知道哪些是劇情發展、哪些是讀劇的部分，但是後來讀劇跟現實的對話、界線逐漸模糊了，兩者虛實之間的溢流蔓延，反而變成很有趣的形式。我本來會選這篇，最後我沒有選的原因是，這篇劇作太規矩了，最後的結局有點讓我「蛤？這樣就結束了？」其實，我覺得如果要能夠比較精確，或是要能夠更開展劇中男生和女生的形象，那麼他們在後面是不是有一些什麼樣的可能性？而不是說「好，我讓你知道我小時候的故事」然後就寫給你、然後就沒有了。好像就很完整地說完了一個故事，在我勉強稱之為另外一種起承轉合的過程當中，該有的都有了，但是就沒有一個讓我在讀劇之後得到的驚喜或者驚奇。就是因為如此，所以我沒有選這一篇。以上報告，謝謝。

劉柏正：謝謝啟豐老師。那我們再請政翰老師發表一下想法。

吳政翰：我的想法是，大概也可以看出這個作者對於劇場有一定的想像，所以他採用了一個戲中戲的形式，然後這個戲中戲虛實辯證的概念很有趣，但類似路線的作品在劇場中其實很常見，不免會拿來對照思考。雖然劇本在形式上的企圖心是有的，但在執行上面，斷裂和空隙實在太多了。比方說為什麼這個人要來讀劇？目前有點像是為了讀劇而讀劇的感覺，情境不夠紮實；不夠紮實的情況下，概念先行的痕跡就會太過明顯；而概念先行太過明顯，就會變成只是看到劇作家在賣弄一個概念而已。實際上要搬演的時候，可能就會造成演員的困擾，比方會問說：「我在這邊為什麼要讀劇？」

形式上有趣，但就主題而言，純粹聚焦在愛情上，而且很單一，顯得太為愛情而談愛情。愛情也是需要生活的，若沒有把生活的要素放進來，就會顯得太為了愛情而談愛情。當然，這樣主題非常明確，易讀易懂，但若太過單刀直入，沒有層次的堆疊，反而會過於黏膩。

〈Snowy〉

吳政翰：這篇我本來沒有想要選，但有些地方滿有意思，可以拿出來討論。某種程度上，看得出來這個作者很認真在營造戲劇性跟角色的立體性，所以他角色的形象、動機等元素的掌握好像都有一定的概念，但在劇情轉折上，有時太過突兀，甚至到了狗血的地步，我在看的時候覺得很適合放在八點檔的脈絡來思考。

這篇另一個有趣的點，是融入了性別概念，而且非常大膽。角色不僅從女性變性成男性，而且成為男性之後依舊愛著原來的男友，這麼直接地放入跨性別（transgender）的思維，我很欣賞。但回到角色來說，動機有點模糊——他是真的愛嗎？還是說是要回來報復？是要刻意破壞這個前男友跟新女友的感情？有點狗血，也有點意思。

沈惠如：這篇作者比較集中在小雪的身上，其他的人有一點可惜，像比如說芯云這個角色，她就是很溫順的一個女孩子，但是當聽到亞樂是一個會有家庭暴力什麼之類的人之後，她立刻拂袖而去，這個部分無法說服我，因為他們雖然是相親認識，可是也相處了一段時間，而且這段時間彼此也都滿認定彼此的；突然有一個人跑出來跟她講這個人原本是怎樣怎樣，她立刻就反目，我覺得這個人物設定沒有那麼的靈活，可能稍微平板了一點。亞樂這個角色也是類似的狀況，還有阿松嫂的態度，她當然是代表了一般的長輩，對於從小看到大的這些晚輩的疼惜，只希望他們快樂，不想把自己的痛苦放在他們身上，可是往往這會掩蓋一些真相，所以其實這篇劇本它有趣的地方是在這裡，因為「雪」這個東西當它整個鋪下來

的時候，大地一片白茫茫，一片非常漂亮的景象，可是這個下面真實的面向其實是很不堪的，我覺得這個意象選得還不錯，只是在情節以及……它裡面好多的轉折其實都用說的，完全靠後來的阿國這樣子講，掀開他的疤痕，然後說出比較不堪的那一面，可是在戲劇裡有很多東西其實可以不用那麼白，因為這樣的狀況可能在其他劇本裡也有出現，就是好像我說了算，前面沒有任何的鋪墊，或是說沒有另外一種方式去暗示，我覺得就是比較沒有辦法說服我。讓我看的時候，覺得你就是為了要呈現、為了要講出這樣一個事實而說，但是沒有做出任何設計，這是讓我覺得比較可惜的地方。所以這也是後來我沒有選擇的一個原因。那我也就先講到這裡。

張啟豐：這篇議題確實非常非常特別，所謂的特別是指在這次十二篇劇作中，如果說有四篇跟性別有關，這一篇大概是最直接的，然後非常非常具震撼性的狀況。但是我在閱讀的過程中，就像剛剛政翰老師提到的「狗血」，我是覺得劇作中某些地方有一些小失控，這個「小失控」可能是劇作者的失控，也有可能是角色的失控。但後來我在想，有沒有可能其實是作者刻意如此，覺得非如此不足以把想要講的講出來？特別是阿國／小雪把衣服打開，把所有傷痕——包括變性的傷痕，包括他被亞樂暴力相待的傷痕——拉出來，但我覺得在整個閱讀過程當中，由於有的地方失控，反而讓人覺得劇作者沒有辦法讓整篇劇本的整體感完整呈現出來。

另外，第二個其實就是動機。剛剛兩位老師也提到，很多動機表達得不是很清楚。

還有一個比較小的地方，這篇劇本提到阿松嫂特別滷了腰子給他們吃，而劇中提到腰子是睪丸，因為睪丸有特定的意義。但事實上腰子不是睪丸，腰子跟睪丸差很多。這其實是一個很嚴重的誤失，因為睪丸是很重要的象徵跟寓意，但如果用腰子，其實就會差很多。

再另外，比如說阿松嫂要動手術，其實這個手術的身體又可以跟小雪動完手術的身體做一個對照。我覺得作者是有很多設定，只不過在整個情節的鋪排、角色的形象設定和行為動機等，到最後很多段落，要用那麼強力、強度那麼大、那麼暴烈的手法來呈現，可能劇作者有設定的動機，但就整篇劇本讀起來，還是會有一些狀況出現。所以我沒有選這篇劇本，謝謝。

吳政翰：我補充一下，剛剛啟豐老師所講到的那個「失控」，我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會覺得作者很敢寫。他這個失控推展到一個極致的時候，反而會令人覺得大膽、挑戰、驚喜。這種驚喜可能是情緒滿溢的驚喜，也可能是要誘發觀眾獵奇的慾望。不過目前的失控有點不上不下，也會讓人懷疑，這樣的敘事策略是作者

有意為之，還是不小心走偏走到這路線的。

另外一點，劇本有很多突兀的轉折，有點劇情先行，壞處就是有時候會突兀，好處就是，跟其他篇相較之下，這篇劇情的彩度是比較高的，而這個彩度會跟剛才惠如老師所談到那個雪的潔白意象產生反差，這樣的顏色反差帶出了一些有趣的想像，甚至會讓我想到阿莫多瓦的電影，情緒非常濃烈，情節非常狗血，例如離婚、謀殺、復仇、失散多年的誰誰誰又跑出來等。

【2 票作品討論】

〈廁所〉

吳政翰：我滿喜歡這篇作品，因為它很簡單，是一齣設定在單一空間的雙人戲。這樣的一個基本設定，相當具有劇場展演的可能性，兩個角色面對的問題很明顯，都在等待，等待的過程中有意見交流，看似瑣碎，卻開展出了各自不同立場，而這個立場是從非常瑣碎的生活細節延伸到某種對於世界的觀察，甚至再延伸到人類文明跟自然相互的辯證。劇本把一個滿大的概念，濃縮在一個小品中，並以非常有限度的時間、空間和情境去實踐，企圖心和執行度都有達到一定的水準。最後糞水滿溢的意象，應該會讓導演有很多可發揮的想像空間。

不過，略顯不足的是，這個空間太限制了，以致於兩人行動僅止於對話，錯失了讓這兩個角色提早展開行動的契機，所以從某個角度來看會覺得這部戲有點無聊，甚至有點像是《等待果陀》的復刻或臨摹，但這篇的無聊又不如《等待果陀》等相關作品來得有重量。我反而會希望作者可讓劇情鋪排或人物行動可以更大膽。

另外，〈廁所〉和〈請出示手章〉都有呈現出某種荒謬性，但兩者比較起來，前者荒謬的「層次」稍高，不是表面的無厘頭，而是試圖用荒謬來提出對於文明的反思。

沈惠如：我覺得這個作者滿有意思的，他還滿敢寫的。人類覺得最汙穢或隱密的「上廁所」的經驗來進行論辯，這是很有趣的一個選題，帶出了一些住宿、考試壓力。期中考週的凌晨，從考試的壓力帶出，引發這兩個人對話當中談到他們對人世間事情的想法，所以我覺得他在題材選擇上很有趣。而且他整個畫面呈現了潔淨的廁所以及潔白的衛生紙——它一開始所有的設定都是白色的，牆面也是白色的，洗手台也是白色的——在一個完全潔白的空間裡面，談一些大家比較不太觸碰的髒污、有刺鼻味道的糞便這樣的內容，這樣的設定在一開始就把它想要呈現的荒謬感給呈現出來了。那，其實在中間我們大概就可以猜到廁所裡面的那

個人可能就是上吊了，因為它前面有一些伏筆，所以並不覺得意外，有趣的是一個死亡的人回過頭來探索這件事的時候，給人的一種反差跟震撼感，我覺得是這篇作品帶給我的感受。我覺得要書寫這樣一篇作品不是這麼容易，而且設計感十足，當然也像剛剛政翰老師提到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可演出性很高。這個確實是我們在看這篇劇本的時候就已經可以感覺得到，他確實已經有可以呈現在舞台上的面向。其實第一篇就看到這篇，滿驚豔的。以上是我的感受。

張啟豐：這一篇是第一篇，我從第一篇看起，一開始就非常非常受到吸引，但是讀的時候真的覺得太果陀了，甚至有一些無聊的內容都很果陀。但當我讀到第二篇，我就覺得，欸，這一篇是不是可能是習作啊？老師設定要有「兩個角色、一個空間，但要開展辯證」，有幾篇其實很像。第一篇〈廁所〉，在這樣一個荒謬、無所事事的過程當中，我都還滿享受在內容的閱讀上，但覺得比較困擾我的，其實是在進入狀況之前的設定，比如說是期中考週，一個女生莫名其妙跑進男生廁所，而那個男生廁所是那一棟男生宿舍唯一一間廁所，而且是唯一一個有馬桶的地方，這個設定的合理性在哪裡？我們可以說你是要用一個荒謬的形式來呈現，那前面這些設定要如何呈現才比較合乎邏輯？我的意思是，前面這些狀況對我來講是卡關的，雖然說進入狀況之後會對角色的交談論辯感到有趣。

第二點，角色論辯的發展其實是有進展、有階段的，一段一段慢慢展開。劇作者設定的主題或者說辯證的內容，比如說從潔白對到骯髒、從大便講到文明等等之類，其實是有一些有效性。只不過到了後來，我彷彿會覺得劇作者受限於「劇本要有幾個階段」，他必須要達到那個階段，以至於必須要找話題作為論辯，到後來戲劇張力就有點鬆掉了——但是我又很喜歡最後那個整個糞水溢上來、淹上來，幾乎是一個淹大水的情況。在那樣的一個空間當中，當然有很多很多搬演的可能性，它的意象非常具有象徵的意義。我個人比較卡關的，還是在前提的設定，以及論辯的發展好像有點刻意，因此我並未選擇這一篇。以上報告，謝謝。

〈紙月亮〉

沈惠如：這篇〈紙月亮〉戲劇感十足，讀到後來知道「學姊惠里」這個角色其實已經去世了，這也是讓整個故事呈現一個比較大的翻轉以及高潮的一個地方，他這裡面有個設定還滿有趣，就是電影美術師，也許在整個戲劇呈現的過程當中，包含電影，是一個比較不讓人注意的身分，或是說小螺絲釘的其中一環，但在這篇劇本裡面呈現出設計過程當中、成就一齣戲過程中的努力以及一些作為，在兩個學美術的人彼此的論辯當中，可以看出他對於這個身分的喜好以及不受重視那樣的面向。可是最後的結果會讓我們覺得，這些看似雜物的道具，其實卻是成就一個故事或是成就一篇作品非常非常重要的面向，他其實也是呼應了我們人生、呼應了屬於小人物的心聲。

裡面也滿有趣的是他在設定演員演「葉黑狗」的過程當中，包含打電話卻沒有人接聽，或是明明應該是沒有人能接電話但卻接聽了，這樣的懸疑感，混雜在整篇劇本當中，呼應了學姊她的身分，我覺得這個地方設計得很好。另外就是「紙月亮」的意象，他有提到說這可能是在場景裡面，除了劇本指示之外，美術設計者自行創作的東西，我覺得這就是他們想要在他們的身分跟角色中，凸顯他個人的特性與內涵。為了紙月亮沒有送來而跟司機發生爭吵，看起來是無謂，到後來卻發現這是對小松來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我覺得它整篇劇本的設計比較沒有太多漏洞，穿插得宜，這是我選擇這篇劇本的原因。當然中間也還是會有一些問題，譬如這四個人之間的關係，還有他們在對白當中可能有些漏洞，這個部分也許可以再把它補足，我相信這就是一個滿不錯的作品了。以上我先分享到這邊。

張啟豐：這篇劇本的題材，應該說劇作者選擇的從業者很特別，一個美術工作者。當然會從那樣的一個身分當中，切入他們工作的情況，再從工作的情況，慢慢得知小松跟學姊之間的情形。我覺得這篇劇本對於形式的運用還滿嫻熟的，因為在整篇劇本的閱讀過程中，我可以想像得到舞台上的現實跟回憶，小松跟學姊之間的對話可以交錯並置，也可以同時進行，小松在內心跟學姊的對話其實也凸顯了小松內心的懷念跟想望，還有，最後的紙月亮，代表了她的一個創作意圖跟堅持。所以這個紙月亮也呼應了從劇名到現實的狀況，終究不是一個真的月亮，而是一個紙糊出來的月亮，雖然說在劇情當中司機拿錯箱子，以至於紙月亮沒有辦法被搬運過來，可是他們在那個地方還是造了一個紙月亮，更妙的是這個紙月亮成形了之後，在劇作的結尾，彷彿小松好像也藉由電話跟學姊連絡上了。這種情形，我會把它想像成一個比較私密的角色的經驗，以她在現實當中所面臨到的美術工作，回憶到她跟學姊以前的日子，中間也點出了學姊因憂鬱症而過世的情況，看起來好像沒有太大的外在情緒衝突，但內在其實是很壓抑、陰鬱的，到最後某個程度來講，情緒才有某些抒發，情緒有了某一些出口，這個是有關小松跟學姊之間的狀況。

另外，我覺得威晨，也就是演葉黑狗的演員，就能夠讓整個情節比較有跳躍的狀況產生，而不會像是一味地，甚至說是耽溺在對故人的思念之中，然後對於個人工作到底是要做還是不做的糾葛跟拉扯，對於整個戲的進行，反而能夠有一些不同的力度出現。基本上是個娓娓道來的劇本，但其實它內在頗具力道，而且很富餘韻的一篇作品。以上是我對於這篇劇本的想法，謝謝。

吳政翰：我滿喜歡剛剛啟豐老師所說的，這篇是個「非常私密的角色經驗」。不過，若是沒掌握好，把整篇都鎖在私密的角色經驗裡面的話，就會容易顯得耽溺。從一開始的自言自語，到過程中角色跟回憶相處，往懷舊走去，劇情就開始動不

起來了，搬演性會比較不足。整個戲也相當流水帳，讓我有點難去在乎這個角色。不過這作品仍有個潛力，很適合放進藝穗節演出，使用一些比較窄小的私密空間。但若是回到劇本本身來看，格局和層次就不高。

【3 票作品討論】

〈霧中風景〉

吳政翰：剛才在講「小說語言」時有聊到，當代劇場的戲劇語言愈來愈破格，這篇也可以看見這樣的跡象，幾乎就是三個人的獨白。一開始我不免會思考，是作者戲劇火候掌握不足的錯向，還是作者非常有意識地要打造三位敘事者缺乏溝通、彼此疏離的企圖？漸漸讀到後面，我發現作者的掌握度還不錯。雖然有時對於劇中所指涉的「他」到底是誰，會讓人覺得有點模糊，有時是父親，有時是那個不在場的阿公。某個角度來看，這樣的模糊或曖昧也很有意思。而且嚴格來說全劇有四個角色，包含「在場」的三個角色，以及「不在場」的阿公。這個在場／不在場的角色狀態，以及在場的這些角色看似對話卻又不在對話的關係，我覺得很有趣。再者，這些獨白並不是只是情感宣洩，話語中其實充滿許多旁述的觀察和景象式的書寫，寫法帶有小說的質地，同時又成功地融入戲劇語言中。這讓觀眾在聽的時候能有適度的想像，在導演詮釋上也是，甚至有可能融入影像或其他媒介。所以就內容和形式而言，我給這篇作品滿高的評價，尤其是結尾的餘韻，我特別喜歡。

沈惠如：這篇應該是這十二篇裡面我覺得語言運用得特別好，對白的書寫上很精彩的一篇。他透過三個男子的對話勾勒出祖孫三代價值觀的差異，不過我建議在對話之中，他如果能夠加入一些稍微激烈的情緒起伏，或是一些激動的片段可能會更好，因為他整篇從頭到尾有點太平了，太平靜了，每個人講述的口氣、語氣、語調都還滿平穩的，但其實有的時候戲劇就是需要一點鬆緊張弛的力道，因為他的形式是比較單純或者說是單調的，就這三個人在舞台上每個人講一段，中間有一些穿插，但是如果能夠再有激烈一些的情緒片段，我覺得會更好一些。但是我覺得它還滿特別、大膽的，就是運用這三個人，在這樣的一個時間——這篇劇本演出來可能也要滿長一段時間——卻能夠在細節都有所處理，包含小時候的願望、父親對兄弟兩人之間的期許，以及作為一開始的主述者，男子1這樣的一個角色，透過他的眼神來看他的父親跟叔叔甚至祖父，這樣子的設計是讓我覺得作者滿大膽的設計方式，讓我對創作者的勇氣給予很大的肯定，也發現他在國語台語這樣的語言轉換還滿熟練的，應該也算是一篇劇本寫手吧？出自劇本寫手的一篇作品。基本上我是滿予以肯定的。

張啟豐：這篇作品基本上是講述家庭三代男子之間的關係，我們也都知道那個「阿

公」是沒有在角色裡面的，但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點。怎麼說呢？我對這個敘事時間的想像是從阿公過世作為中間點，由中間點往前推是回憶、由中間點往後推是預告——特別是「叔叔」這個角色，他常常會這樣開展——這是設定上一個有趣的地方。但我覺得其實更吸引我的，是一開始看這篇劇本，覺得這篇劇本很平、很沒什麼張力的樣子，但我後來再讀了幾次，覺得——可能啦，這又是我的想像——劇作者就是刻意把它設定成一個冷調，所以你在文字上幾乎看不到什麼的喜怒哀樂，它彷彿只是一個中立的敘事者，把他們家族之間發生的事情娓娓道來、幽幽地說出來。而在這個幽幽的言說當中，我們可能就知道了他爸爸跟他叔叔之間的齟齬，家族之間暗地的對立，爸爸之前在工作上面的狀況，爸爸跟他阿公，然後他跟他爸爸本身之類的情況。而全部的事件都在「霧」中呈現、或是進行、或是無解，特別是劇作者把阿公的告別式設定在全部都是霧的狀況當中，所以一開始要呼喚阿公回來，阿公是沒有回來的。這一點其實很妙，有太多可以解釋的可能性。對於「霧」的運用，特別在言說當中，家裡主要四個成員面容漸次清晰，在淡淡哀愁跟無力感的瀰漫之中，那個「霧」彷彿無所不在；而霧另一方面也很清楚地呈現出家族關係的模糊，以及他們家庭成員彼此之間關係無聲的崩解。我覺得在淡淡的憂愁中，好像有劇作本身的一個力道存在，我是滿喜歡的。特別是他提到他老家在冬春之晨容易起霧，連結到對於家鄉、對於自身、對於家庭、對於過去種種的緬懷，甚至三個角色對於各自的記憶，以及對於對方的懷念。

只是有個地方，劇本當中兩個地方引用了鄭愁予先生的〈如霧起時〉，這首詩其實是首很精彩的、男女之間的情詩，在字面上跟霧有關係——劇作者把第一段截成兩小段，分別放在劇中不同的地方，我不太知道劇作者這樣使用有什麼特別的意義。因為從整個文本的對照性或說互文性來看……好像也不太有，但是基本上我覺得這不會影響整篇劇作的完整度，畢竟它整個就是冷冷的、幽幽的，好像互不相關，底下卻盤根錯節。另外，跳出來說，我會很期待這篇劇本的演出，只不過對於演員應該是很高的挑戰。

〈浮魚〉

吳政翰：〈浮魚〉對我來說大概是這一次的作品裡，處理兩人情感互動的主題算是處理得比較好的一篇。這次許多作品，在兩人情感關係的書寫上都加一個象徵，唯獨這篇作品讓象徵不是只停留在一種靜態的裝飾，而是有在流動、有多重指涉的。劇中的魚，有生命，會死亡，後來角色好像變成了魚——變成了一個物件，甚至一個可互動的人物，我覺得是滿有趣的。但仍然有個問題是，劇情內容還是有點為愛情而愛情，這也是這次許多處理感情主題的作品都比較可惜的地方，可能投件者都是學生有關，生命歷練有限，格局尚待開發。

相形之下，我很喜歡裝修工這個角色，因為他有種破壞感，有沖淡氛圍的作

用；反而是諮商師這角色有點刻意，像是為了讓這兩個劇中人物可以抒發真實情感的功能性角色。

沈惠如：〈浮魚〉應該是這次作品裡在結構上最用心的一篇，有設計感，場次的銜接跟內容的設計都非常精采。我也非常贊成剛剛政翰老師提到的，裝修工也是我覺得它這篇作品裡面非常成功的設計。這個角色以及小女孩的進入，進到了這對夫妻他們的生活裡面，確實是看起來突兀，尤其一直設計讓他電鑽的聲音打斷了兩人的對話，可是其實這樣的插入，卻是讓魏次跟李胡予這兩個人他們之間的感情呈現出本來就不和諧的面向，在這不和諧當中，卻又有一個第三者站在一個比較超然的立場來介入，讓他們之間的不和諧反而產生一種很奇特的狀態。這兩個人對在對話當中，我覺得比較缺失的地方，可能也是太「刻意」了，對話的力道是不太夠的。像女主角常常嫌男主角怎樣怎樣，男主角都是用「不知道」來回應，其實講多了「不知道」，我想任何一個對象——不要說是同居女友或妻子——對於一直不斷講這種話的人，誰都會生氣、會被激怒，但感覺上一直沒有解決，即便經過了諮商也還是沒有解決這樣的問題，所以我覺得這個地方在對話力度上的設計還要在強化一些。因為其實兩個人的感情出問題，中間應該是有一些你來我往的，可是在這裡男主角的部分稍微弱了一些。到後面有提到他列出了十個分手的理由，這十個理由也滿有趣味的，有一些荒謬感，但相對來說，諮商師在這裡面，作用就比較弱了。我覺得也許對話上面如果再強化、人物再精簡的話，也許這篇作品可以有更集中的描述。

而「魚」這樣一個意象的介入我覺得滿有趣，因為一方面很多事情發生在牠突然死亡這件事上——男主角說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跟你分手，就是因為有一天突然發現魚死了——看起來好像是無厘頭，實際上是有跡可循的。如果養過魚的你應該有這種感覺，有的時候你明明有好好照顧牠；明明也有給牠吃、明明也有換水，但有一天牠就突然魚肚翻起，讓你不明所以，然後就覺得生命怎麼如此脆弱。這樣子的一個疑惑，放在整個感情的處理面向上，我覺得這個呼應是滿不錯的，應該確實有這樣子一個經驗，他才能寫出這樣的穿插與呼應。所以我覺得這篇在這次的作品當中，應該算是滿精彩的一篇。

張啟豐：前面兩位老師的說法我都非常同意。這篇劇本我第一輪讀的時候就非常受到吸引，後來再讀，我覺得是在這次的十二部劇作當中，劇作手法很嫻熟、節奏流動很自然，他主題的呈現也聚焦在一條已經死掉的、浮在水面上的魚。當然，用魚來象徵愛情是非常清楚的設定，整體感很強、完成度很高，所以第一次讀完我就已經印象深刻。我覺得劇作者在一些情節的設定，或是一些事件或狀況，都有劇作者的用意所在，比如說在男女主角關係或是互動當中，女主角因為是律師，所以非常理性、凡事要求原因；男主角是攝影師，偏向藝術家，有時不需要原因。而且我覺得剛剛惠如老師提到的「分手的十個原因」，我覺得那個很重要，讓我

想像到，有時候那個男主角是不會言說，還是覺得不需要言說，還是他無法言說？這三個都有可能，以至於那個「用手寫下來」的原因就很重要，這就對比到女主角可能是咄咄逼人，或是亟需要用口語來做解釋，這有一種對照。而我覺得更妙的是，如果最後的那條魚就是魏次的話，他可能完成了女主角的心願，他就一直在那邊聽他講講講講講，他甚至不需要回應。話說到此，我就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想像……在閱讀劇本的時候，我就特別奇怪，為什麼一定要把男女主角取名成這樣子？李胡予？應該是三聲。魏次？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剛剛老師們在討論的過程當中，我就想：浮魚浮魚，是不是就是胡予胡予的諧音呢？「李胡予」就是「你浮魚」呢？這當然是我個人的一個想像，但我要這樣說的原因是，劇作者幾乎無時無刻都希望把這些設定扣緊主題，招數都不是虛發的。二方面我覺得其實男女主角的關係，對照到水電工跟女兒，都是「已經是家庭」但「不完整的家庭」，以李胡予來講，她可能是希望組成一個家庭，而不見得是婚姻，但卻一直無法達成。這篇劇本的主題可能是愛情，但廣而言之，可能是用一種對照的方式來呈現出一個家庭的追求或是存在。再過來，這可以說是一個分手進行式的劇本，像魚的死亡跟無聲，跟他們愛情的死亡跟無聲，也是互相對應的。我個人對於這篇劇作評價是滿高的。

〈大魏奸臣鍾士季〉

吳政翰：因為我本身是現代戲劇背景的，對於傳統戲劇沒那麼熟悉，但是在讀這篇時我滿享受的。我認為，部分原因是劇本並沒有被傳統框住，很著重在角色建構，特別是鍾會這個角色，層次感豐富，成長幅度也大。所以，就某個角度來說，我覺得這篇算是所有稿件裡面，角色掌握度相當高的。也因為這樣，不論在層次和節奏上，都不遜色於現代戲劇，而且作者的戲劇情境建立得相較完整，有其他的對手相互辯證，進而激發出角色厚度，這很難得。在結構設定上，古今穿插，雙線並行，頗具巧思，唯獨結尾不太夠力，劇本脈絡上的部分細節交代得沒有非常清楚，若有進一步發展，會希望作者能補足。

沈惠如：以三國的人物來講，作者以鍾會為主角，應該是對三國的人物非常非常熟悉。因為這個角色在三國故事裡不是那麼地突出，可是他的戲劇性是很強的，我們現在看到大陸有一些談三國的劇作裡面有特別焦點集中在鍾會這個角色上。所以我覺得這個作者他應該是對三國故事滿熟悉，尤其是他後來打入蜀，本身可能也有某些權力慾望，所以跟姜維聯手，結果最後卻雙雙死亡，算是一個悲劇性的人物。他會找到這樣的人物來書寫，我覺得這已經是一個滿有眼光的、滿有想法的作者。另外他穿插了他幼年成長歷程的故事，其實就是補足了史實上的一些縫隙，因為雖然歷史上也有提到他的母親不是正室，他不是正室所生，他把這個部分穿插到原本的劇情，講述童年人格形成過程的片段，去呼應他未來會有這樣的一個遭遇，我覺得這個部分設計感很好，很有他的想法。所以他的確是用一個

現代戲劇書寫角度去切入一個古代故事，而他要用一個傳統劇本的呈現形式，其實看下來基本上掌握的還不錯。

但有個問題就是，在唱詞的安插點上，可能有幾個地方可以再考慮一下。比如傳統戲曲從什麼地方開始唱？一定是情緒堆疊到某個情況，比如說我要跟你對話、我要在此時空停頓一下抒發我的想法；或者是在某個情境底下，我需要用唱、用表演來把我此時此刻的心境呈現出來，總是會有一個下歌點的掌握。可是在這篇作品裡面，很多下歌點不是那麼地完美。譬如說第一場最後，鍾會他說：「天賜寶劍慧眼識，身兼文武四方馳。小將鍾會……」他在自我介紹，然後突然就講諸葛誕的事，然後就突然唱了一句，唱完之後又中斷，中斷後又唱，結果唱完之後這場就結束了……通常我們在傳統戲中，不會在唱到某個地方的時候就、就突然結束了；而且這個地方他為什麼要唱？他是要自我介紹，也是自我呈現，我是什麼樣的一個人，應該要繼續去進行的是故事，可是卻用兩段唱辭去拖慢了情節，所以我覺得這個下歌點不是很恰當，然後唱完也沒任何念白、沒任何下場的指示，就換成第二場。當然現在新編傳統戲在場景轉換的部分有可能會運用燈亮燈暗，或者運用蒙太奇剪接的方式去揉合，可是在這一場的狀態下，似乎沒有這樣的必要性。這只是一個例證，說明作者在什麼地方該唱、什麼地方不該唱，可以再多加思考一下。除此之外，我覺得這篇作品大致的狀態都不錯，在唱詞的書寫上，也滿能掌握韻文書寫的文字傳遞，我覺得這篇雖然是唯一一篇傳統戲曲形式呈現的劇本，卻是一篇滿成熟的作品。以上是我的想法。

張啟豐：這是一部原創的戲曲劇本，主要是以鍾士季也就是鍾會幼年、年輕、年邁三個階段，來呈現他的形象、性格跟轉變，人物的塑造還算是完整。但如果把劇本放在歷史劇的脈絡當中，再加上如果了解歷史上的鍾會以及他從小到大的轉變，就會覺得這個人物其實還可以再更深刻，在性格方面的描寫，創作者筆力還可以再增加一些，這是我個人覺得比較可惜的部分。另外一個部份是有關於劇名，劇名很清楚地寫了「大魏奸臣鍾士季」，一般來講，從劇目就會讓人好奇這篇劇本是要呈現鍾士季的「奸」、還是要對「奸」有一些不同的看法，甚至藉此反諷，但是反而比較看不到這個部分，好像劇名就是個劇名，內容就是把鍾士季跟姜維的串連呈現出來而已。所以我不太了解創作者以此為劇名，有沒有什麼更多的意涵或者說創作上的意圖？但無論如何，以鍾士季人生三個階段做情節的穿插，整體個節奏上還算暢，最後跟姜維的部分也很清楚，在重點上其實都有出來。但他如果在人物性格上面可以多花一些筆力來塑造，不一定是篇幅，這樣人物的形象會更加突出。以上報告，謝謝。

【第二輪投票】

劉柏正：我們有六個名額，請老師依照六、五、四、三、二、一給分，最後我們

再來統計分數，以積分高低進行名次排序。

（第二輪投票分數統計：〈廁所〉9分、〈愛上光頭男人〉2分、〈霧中風景〉14分、〈我願意〉2分、〈浮魚〉15分、〈大魏奸臣鍾士季〉11分、〈紙月亮〉10分）

劉柏正：以積分來看，首獎是〈浮魚〉，貳獎是〈霧中風景〉，參獎是〈大魏奸臣鍾士季〉，〈紙月亮〉跟〈廁所〉兩篇進到佳作沒有問題，但〈我願意〉跟〈愛上光頭男人〉是同分的，可能就要進入第三輪討論，針對這兩篇看老師們有什麼看法。目前有兩種做法：一種是看哪一篇被拉到票，那它就進入到佳作；或者佳作缺一篇，也是一種做法。

吳政翰：按照目前這個比數來說，我自己比較傾向佳作就是兩篇。因為好像另外兩篇比數相當，但〈我願意〉跟〈愛上光頭男人〉跟其他兩篇差距有點懸殊。

沈惠如：我是認為針對這兩篇再投一次，不然就會少一篇；如果兩篇都列入，也不是不可以，也是一種選項。

張啟豐：我就先拉票吧。剛剛政翰老師說到一件事情，也是我從讀劇本的時候就在想的。我要選的是一篇相對完整的劇本？還是一篇有潛力的劇本？前面幾篇都是我覺得相對完整的劇本，但到了這個階段，我反而會覺得〈愛上光頭男人〉其實是滿破格的，我的著眼點除了它的題材、它呈現的某些段落之外，我也把重點放在潛力上面，這是我希望能夠拉票的地方；但如果大會能夠多選一篇佳作的話，把〈我願意〉也選入，是我覺得最理想的情況。

吳政翰：我的看法跟啟豐老師其實是一樣的。以「佳作」這個階段而言，就不需要去顧完整度了，所以如果二擇一我就會投給〈愛上光頭男人〉。

沈惠如：我贊成〈愛上光頭男人〉。但如果能夠有多一個名額的話，我覺得〈我願意〉也是可以進來。

張啟豐：這兩篇劇本都各有特色，所以就評選的基準來講，他們都是可以有資格獲得佳作的。

劉柏正：剛剛兩位老師說如果多一個名額，也願意給〈我願意〉。那請問政翰老師，如果說佳作多一位，是否也願意給〈我願意〉？

吳政翰：可以呀，鼓勵性質的話當然沒問題。

【劇本組最終評審結果】

（經評審討論，為給予參賽同學更多鼓勵，決定佳作增加一名額）

首獎：〈浮魚〉

貳獎：〈霧中風景〉

參獎：〈大魏奸臣鍾士季〉

佳作：〈紙月亮〉、〈廁所〉、〈愛上光頭男人〉、〈我願意〉